

# 论人的实质的自然方面<sup>1)</sup>\*

——新三界说

潘 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心理学是研究人自己的一门主要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要从人出发而又归结到人。它所以要从人出发,就在于研究开始之前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先要有一定的大体正确的看法以作为研究工作的一种指针。而心理学的根本任务又是要科学地阐明人是什么以求取得对人的实质充分的正确理解。所以,人的实质问题对心理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人的实质有主要的两种成分,即自然的成分和社会的成分。人的实质的这两种成分并不是各居一半而可以有所多少和主次之分,但人的实质有这两个主要的方面则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心理学者中,有不少人以至一般都显得只看到或强调人的社会性而轻视以至忽视人的自然性。并且有不在少数的心理学者认为心理学完全是一种社会科学,即认为人完全是一种社会的东西。这是一种片面之见。这是对人的实质问题的一种不恰当的看法,有害于心理科学应有的发展。

我们在本文中就是要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作一番分析考察以期对人的实质问题取得一个大体恰当的概念以提供心理学的研究作为一种基本上恰当的出发点。

## 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的许多思想家以至现在一般知识界都承认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万事万物中最可贵的东西,是世界中最活跃最起作用而居于最优越的地位的东西,但仍承认人是自然界种种事物的一种。关于这一点是可以没有什么争议的。

在西方的生物学界,对这个问题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议。生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林纳把人归入哺乳动物之下的灵长类的一个科,称为人科。仅仅从动物学的观点看,这亦许是无可非议的。尤其从人类的起源看,不能不承认这是有它的理由的。然而问题不能局限于此。因为人的猿类祖先已演进而成为人,就他现在的情况讲,就不能仅仅从他的形态或起源方面去看,更有必要从他的全面表现或者如达尔文所指出的“心理能力”<sup>(1)</sup>方面去看。人的“心理能力”确是他的很主要的一种本质。

在林纳之后曾有不少学者对他把人类在动物分类中的摆法提出不同的意见。照达尔文在他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到的,在那时曾有“较大多数的自然学家,在把人体的全

1) 本文于1984年7月30日收到。

\*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五周年国庆和中国心理学会第五届全国学术会议而作。

部结构,包括他的心理能力在内,作了通盘考虑之后,都追步勃路门巴赫和居维耶的后尘,把人分作一个目,叫做两手目,因而和四手类、食肉类等等几个目处于同等的地位”。<sup>[4]</sup>但在达尔文写《人类的由来》的不久之前,据说“最出色的自然学家中间,有许多位又回到林纳的看法”。<sup>[5]</sup>给人类另立一个目,这是有道理的。这样做如果有什么问题,那是还不够而不是过分的问题。为什么要退回去呢?但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是可以理解的。

达尔文那时还有一位“欧文教授主要根据脑子的结构,把哺乳动物的整个系列分成四个亚纲,他把其中的一个专门奉献于人,而在另一个亚纲里纳入了有袋类和单孔类。这一来,他就把人从其它一切哺乳动物截然划分了出来,而对合并了起来的有袋类和单孔类来说也是如此”。<sup>[6]</sup>据说,这一看法和分法没有得到任何能作出独立判断的自然学家的承认。这一看法和分法是把人类在动物中的地位比把人分作一个目的办法更提高了一级。我们认为如有确切依据,这样做也无不可。在人脑现在增加了许多对它的了解之下,这样做显得更有理由。因为从现在看,人和其它动物的主要的突出差别确实在于脑。人的脑也是人的特殊“心理能力”主要的躯体来源。但这里所说的这种看法和分法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它虽然把人在动物中的地位更提高了一级,仍然还显得不够而不是过分。可以看到,旧的那种通行的动物分类法虽然有很强的种属发生学根据,但也有它的明显缺点,因为把它应用于现在这样的人类就显然有行不通之处。无论把人类在动物谱系中的位置怎样提高一下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许多人想了这样的办法都无济于事,终于还只能回到了林纳那里去。

根据达尔文的介绍,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那时候“有些自然学家,由于对人的心理能力和精神能力怀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把整个有机世界分成三个界,即人界、动物界、植物界,使人有别于其它生物而自成一界”<sup>[7]</sup>。这就差不多了。这是一种很光辉、很有卓见而能跳出生物学的旧框框的思想。这显得是解决人在自然界的位置问题的正确途径所在。可遗憾的是,这一光辉的看法也没有被一般生物学界所接受,因而到今天的动物学上仍然遵照林纳的老办法把人隶属于动物中的灵长目之下的一个科,和狐猴这样的低级动物并列在一起。可以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三个界”的分法主要是着眼于人类的“心理能力和精神能力”的,而所谓“精神能力”事实上也就是一种“心理能力”。从扩大的眼界来看而不局限于动物学的框框,这样来理解人的问题是很对的。然而,“三界”之说仍限于有机界,即生物界。这是它还显有的不足之处。

现在还必须看看达尔文自己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个问题所抱的看法。他大概是到今为止对这个重要问题花了最大的气力、进行了最详细的研究的一个人。他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值得人类学者、动物学者和一般生物学者学习的特点,那就是他不仅重视人和其它动物在形态上的比较,也重视人和其它动物在“心理能力”方面的比较。他显然把“心理能力”看作是人和其它动物机体出于本身所有的东西,全然没有“灵魂”这种二元论想法。就后一点看,现在的许多心理学者也要对他有愧色的。

达尔文对人的“心理能力”也是有深刻的印象的。他详细作了人类和动物在“心理能力”上的比较之后说,“没有疑问,在心理方面,最低级的人和最高级的动物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别。一只猿……尽管它能图谋掠取一块园地里的果实,也尽管它能用石块来

战斗,来砸破干果,但要把石块搞成一种工具,却很远地越出它的思虑和能力范围之外了。……要它逐步作出一套哲学的推理或解决一个数学的问题……或欣赏大自然的美景,那就更谈不上”。<sup>[4]</sup>他说:“人,即使今天还生活在最原始状态中的人,是地球上自有生物以来所曾出现的最占优势的动物,……所有的其它动物形态都在他面前让步”。<sup>[5]</sup>他又说,“猿猴类又分为两大支,即新世界猿猴和旧世界猿猴,而从后者之中,在一个距今很荒远的时间里,人类这个宇宙的奇观和宇宙的光荣终于迈步而出”。<sup>[6]</sup>称人类为宇宙的奇观和宇宙的光荣,这是很恰当的。在另一地方,他提到赫胥黎把灵长类这一目分为三个亚目,即人亚目,猿猴亚目和狐猴亚目的时候说,“就结构上的某些重要之点的差别而论,人无疑地有理由要求亚目这一级位;而如果我们主要着眼于他的心理能力,则这个级位还显得太低了咧”。<sup>[7]</sup>这些话都说明达尔文对人有了充分的估价。

然而,尽管达尔文对人的“心理能力”有那样深刻的印象,承认人在这方面和动物有巨大的距离,赞同赫胥黎把人列为灵长类中的一个亚目并且认为就人的“心理能力”看,这个级位还显得太低了,甚至恰当地把人类认作是宇宙的奇观和光荣,但他却不同意当时一些自然学者要把人类在动物分类中的位置适当提高一些的想法和做法。至于把人类、植物和动物并列为三界的办法当然更是他所不以为然的了。他在提到赫胥黎把人列作一个亚目的时候,一方面表示首肯并认为还不够,一方面却接着说,“我们从谱系学的观点来看,却见得(把人列作一个亚目)太高了些,而认为人只应该构成一个科,甚至可能只是一亚科”。<sup>[8]</sup>在这里可以看到达尔文把人在动物形态分类中的谱系关系看得比人的“心理能力”更重要。他过分强调人和动物的联系而对人的“心理能力”的重要性则归根还是有所低估。强调人和动物的联系,指出人是由动物而来,这是完全对的。但既然看到了人因为“心理能力”而有他的特殊卓越性,却估量很不足。这在上一世纪生物进化论刚诞生而对人的“心理能力”的科学研究还很不够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则显然不能步达尔文的后尘了。他强调动物也有“心理能力”,这固然不错,但他又认为人在“心理能力”上和动物虽有巨大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是性质上的。“不能构成一个理由使我们把人列入一个截然分明的界,使他自成一界”。<sup>[9]</sup>这是对“三界说”而说的,但这在当时就显得不是恰当的反驳。在今天看,这就显得更欠理由。因为程度的差别到一定的时候就能产生质变。事实上,人就是从动物的发展中产生质变而来,他在“心理能力”上有高度的表现也由于此。“三界说”是反映了这个事实的,是一种卓越的见解。如有什么问题,也只在还有所不足。达尔文还从动物的分类系统“必须是一个尽可能显示出谱系性安排”<sup>[10]</sup>从这一点出发,强调指出在动物分类上“单凭任何一个单一的性能或器官——哪怕这个器官是复杂得出奇而关系重大得象脑子那样也不行——或单凭心理能力的高度发展这一点而作出分类是几乎肯定地迟早会见得不能令人满意的”。<sup>[11]</sup>但现在公认的动物分类谱系是否就是达尔文所要求的所谓“一个天然的系统,不烦人为造作”,还不能说已完全没有疑问。不过就目前所有的生物学知识而论,上面所说达尔文的主张也不能说完全不合理。然而单凭一个单一的性能或器官进行动物分类的结果会令人不满意,对任何“复杂得出奇而关系重大”的器官或无论如何高度发展的“心理能力”一律不予考虑,其结果不也会令人不满意吗?这显得是一个大的矛盾。这个矛盾,达尔文显得是清楚感觉到的,但束手无策,只能照顾其一面而对另一面则仿佛只能说一声对不起就算完事。这是辩证思维还有所不够的

结果。

达尔文对于人的双手在人的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作了充分论述的。他对人的脑的重大作用也有所见。例如,上面已提到,他指出人脑“复杂得出奇而关系重大”。他也看到人脑的发展和人的“心理能力”相应的关系,说,“在各种心理性能逐渐发展的同时,脑子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变得更大了”。<sup>[1]</sup>但话似乎应该倒过来讲,即脑的发展应该是因,而心理能力的发展应该是果,或者也许还有一定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他还指出,“脑的大小和理智能力的发展之间大概存在着某种关系”。<sup>[2]</sup>如这样看,那么人既然有非常突出的,了不起的“心理能力”表现,他的脑也应该是具有同样特殊的了不起的内部机能、结构和属性的了。然而他却说,“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分类,人类的脑子的巨大发展的意义是比较不太大的”。<sup>[3]</sup>这也同样是偏重动物的形态分类中的谱系安排要求的结果。因此,他也轻视别人依据人脑这个重要器官的结构而把人在动物分类中的位置提高到哺乳动物的一个亚纲的级位这种做法。这种做法现在看来,却是很有理由的。其实这种做法可以说还不很够而不是什么夸大其辞。在达尔文的时候,生物学界还只比较多地注意到人脑的体积和重量的大小而对它的内部情况细节以及神经机能还知道得太少。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知识已有很大的增长,更可以看到人脑这个器官是判然地高出于猿猴等动物之上的,虽然从人的心理活动的表现来推测,人类脑的内部情况,尤其在化学性能和微观结构以及和心理的关联方面,我们还知道得太少。现在有一位解剖学者说,“人有一个独特的脑。这并不是说别的动物没有脑,也不是说脑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其余动物的唯一特征,而是说,如果我们非得选择一个结构比其它结构更能把人突出出来的话,我们大概都会同意那就是他的脑”。<sup>[4]</sup>他又继续说,“脑构成了哺乳动物的一个明显特征,在灵长类身上的发展达到高峰并最后在人类身上,在复杂性、敏感性、神奇性方面都达到顶峰”。<sup>[5]</sup>这里这种说法恰当地代表我们现在对人脑的认识。人脑的确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突出最主要的特征。没有人这样的脑,人的手虽然灵巧也不能发挥它的种种作用,言语既不能产生,也不能使用,尤其人的许多重要心理力量的发展都不会产生并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试行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的脑子都很快退化到猿猴那种样子,我们现在的社会不要完全崩溃吗?所以要认清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就不能不考虑到他的脑,不能不对人作为人的这一重要器官取得恰当的认识。从人的脑来看,也就可以看到局限在动物分类的谱系中是不会找到人作为人的适当位置的。

差不多和达尔文齐名并完全赞同达尔文学说的赫胥黎也曾对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这个问题<sup>[6]</sup>进行了大力而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他也是主要从动物分类学的角度出发的。他把人类躯体在动物分类学上有关的构造或器官,包括脑,和猿类躯体的相应部分作了详细的比较以显示人类和次于人类的动物的关系。他得出的一个总的结论是,人和猿类在所比较的各方面的差别都没有猿类和低于猿类的其它灵长目的动物的差别那样大。因此他认为人摆在灵长目中一个科(人科)的位置是很恰当的。这说明他的判断和达尔文完全一致。在他早些时候,如前文所提及的,曾认为可以把人摆在灵长目的一个亚目中。此时他也回到了林纳那里。我们应该承认,单从动物学的角度看,赫胥黎、达尔文以及林纳把人在动物中的位置作这样的安排是有其理由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并且在达尔文的时代,为了论证和巩固生物进化的理论,这样做以说明人类这样高贵的东西也不例外,也同样有一

个来自低微生命形式的祖先,这也是很有必要的。然而,考虑到已从猿类的祖先演进而成为“智人”以后另有其发展历史的人,如现在的人,并且现在的人还要沿着他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而继续发展成为更可贵、更尊严、更睿智、更有能量、更能“与天地参”的人,这样来看,达尔文和赫胥黎对人所作那样的安排就显然是局限于一隅而颇不恰当的了。其实,如前面所述,达尔文对人的“心理能力”的卓越表现是充分看到了的,因而对动物学所给予人的位置和人的高度“心理能力”相形之下的矛盾是明白意识到了的。赫胥黎对这个矛盾显得也有充分的认识,并对这个矛盾的起因有一定的理解。他作了一个比喻的说明,说山岳虽高大奇伟,但原来是从低洼的海隆升起来的。<sup>[5]</sup>这就意味着说动物学上把人归属于灵长目的一科,这主要是就人的动物祖先而说的。但他仍未能提出明确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是把问题用开玩笑的话推开了。<sup>[6]</sup>

以上是达尔文和赫胥黎的时代对在自然界的地位的一些矛盾的看法。现在怎样了呢?现在我们可以从曼尔(E. Mayr)的还不能算是过时的《动物品种和进化》<sup>[7]</sup>一书中就有关的论述来看一看。这一书的绝大部分篇幅是论述动物品种各方面的许多问题的,但有最后一章标题为“作为一个生物品种的人”而连带论述了人的进化问题。作者企图用他所论述的关于动物品种的种种新看法应用于人来看看对人的进化问题应作怎样的理解。

作者这一著作综述了在他那时候所有的许多关于动物品种或进化问题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理论来补充或订正旧的看法和讲法。这是很有它本身的价值的。他用动物品种和进化问题方面种种新理解和新理论应用于人来说明有关于人的生物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如遗传问题、对物质环境的适应问题等。这也是有它本身的意义的。然而作者在论述中也反映出上述的那种矛盾,即把人看作一种动物但又觉得这样的看法不很恰当的矛盾。作者肯定说,“人是动物的一种品种这是自明的”。<sup>[8]</sup>但他在书中对动物品种和进化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之后又专辟一章论述了人作为一个动物品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承认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故有另予讨论的必要。这就是上述那种矛盾的一种轻微表现。他一方面认为要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人才能得到对人的比较平衡的考虑。<sup>[9]</sup>但他接着又说,“但是,没有比把人看作仅仅是一种动物更是严重的错误了。人是独特的,他和一切其它动物都有许许多多特性上的区别,诸如言语、习俗、文化以及大大延长的生长期和父母的哺养时间。……我自己对于人的一些方面的考虑只能承认是片面之见。我没有资格去议论人的文化的、生理学的以及社会学的特性”。<sup>[10]</sup>这里还忽视掉了人的一种最重要的特性,即达尔文所强调指出而赫胥黎也注意到的人的“心理能力”。由此看来,在动物学上把人和猿猴类以至狐猴类并列在一起而同时又感觉到这个办法不很妥贴这个矛盾,曼尔也是明白意识到了的。然而,他在这里所引的书中,尤其在最后专论人的问题的一章中讲到人或人的进化的时候所指的都是全称的人,即从人的猿类祖先一直到现在文明社会中这样的人。这就说明他对那个矛盾虽有一定的觉察,却对之熟视无睹,在写作的实践中没有予以任何重视。他讲到人脑不同于动物的特点,但只注意到人脑的大小和外形方面而对它的内部结构和神经机能的特殊方面则完全没有提及。其实如前面已提到,单从人脑看也就可以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了。讲人的进化问题而疏忽了这一点是显然不合适的。

现在要特别考察一下曼尔对达尔文所强调的关于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即人的“心理能力”方面的态度。他在全书中没有一句话讲到人的心理特征。在他着重指出人的独

特性和人与动物的区别的时候也没有提到人的心理方面。但在他的书的最后论人的一章中有短短的一节讨论了“行为的进化”。<sup>[4]</sup>他在这里所说的行为显然是相当于心理的。由此可见他也受到了行为心理学的有害影响而成为一个行为论者。由于他是一个生物学者,这是容易理解的。他说的行为的进化是兼指动物和人而言。他所主要阐明的一点是,“较高级的动物中而尤其是人,有一种趋向,即严格由遗传决定的行为模式被受到学习和条件作用的影响的行为所取代”。<sup>[4]</sup>因此他认为这一情况就意味着不仅有了一种学习的能力,也意味着容易接受权威的影响。例如幼儿只能相信任何告诉他的什么话。他还认为,就是这种行为表现的非遗传决定的情况才使得宗教的教条和行为的规范能够形成。他又认为“概念的习染”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伦理规范和宗教的接受就证明这一点,煽动和大规模的宣传所以能取得成功也证明这一点”。这就等于是谬论。这些话使人感觉到曼尔对动物的行为也了解得不太多,对人的行为(即使就行为讲)就更显得片面,至于对人的“心理能力”则比达尔文和赫胥黎差得太远了。这正好说明所谓要从生物的观点去看才能对人得到比较平衡的考虑这句话是很错误的。相反,仅仅从生物学的观点去看人,只能对人得到一种很不平衡的,很偏差的,甚至十分歪曲的考虑。同时也使我们不禁想到,心理学号称为一门科学以来,我们对于人的心理的了解似乎减少得反而比增加得越来越多了。一百多年来生物学观点的逐渐占优势以至大大渗透入心理学的领域。大概就是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吧。

总的看来,从曼尔身上可以看到动物学者把人列在哺乳动物的一个目(灵长目)之下的一个科(人科),和猿猴类以至颇低级的狐猴类摆在一起,因而又觉得不很妥当,这样一个大的矛盾到现在还同样存在。人类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前进得越多越快,这个矛盾就显得越大越尖锐。在动物学中讨论全称的人,显得非常别扭。

这个大的矛盾应该怎样可以得到恰当的符合于实际的解决呢? 我们想提出两条建议。一条是,在动物学上只需要讲到人类的猿猴祖先就行,而把猿人变成真正的人即“智人”以后的问题交给人类学和心理学以及其它有关的科学。应该承认,在动物学中只有把人的猿类祖先和猿猴类摆在一起才是合理的。在动物学中讨论人的某些生物学性质或生理学性质的问题也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则大可不必越俎代庖。另一条是,可以把“智人”以后的人从动物中提出来归入另一个界。达尔文所提到的“三界说”是很有道理的。但三界说的分界还限于生物的范畴之内。而事实上人的一些主要特征已超出一般的生物学意义。所以可以考虑把整个世界分为三界,即无生物界,生物界和人界,使人在这个世界中自成一界。人界也就是人类界,也就是人类社会界。这个看法可以称为“新三界说”。照有了自己的历史(包括遗物如石器的历史)以来的人来看,人的一些主要的可惊奇的特征和特殊表现使他有充分理由要求在这个世界中自成一界。这些看法也就是“人为万物之灵”的科学说明。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人而能认识到自己。这个世界中的种种事物也因为有了人而能发挥它们的作用或变成其它事物(“物尽其用”)。这个世界的演化也因为有了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不仅自己越来越成为万物之灵,也带动许多东西变得灵起来。

## 二、人的个体的自然发展

人这个种属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发展而形成的,是自然界演化的产物。人的个体也都要经过一定的自然发展而得到成长。生理的成长固然是如此,心理的成长更是如此。人的个体的成长固然有一部分是由他的身体成长所构成,这也是他的自然发展的一个方面,但只是次要的方面的,并且这方面的发展也决定于和自然界的密切关系。至于人的个体在心理方面的发展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就大得不可相比了。当然,照一般的理解,人的心理发展也有决定于社会条件的一大方面。但这个问题留到下面再谈,这里先主要说明人的心理发展对自然界的不可分离性。每个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块血肉,既一无所知,也几乎一无所能,只有种种生理机能。这样一块血肉的自然人物怎么能称得上是万物之灵呢?它要成为一个人,成为万物之灵,就显然必须经过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因而才成为在自然界中最活跃、最智慧、最有能量、最起作用的一种东西。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实践对自然界的事物扩大接触,增加交往,取得认识,掌握规律,能予以驾驭和利用,能加以改变和改造。这里也包括对人自己的身体的认识和改变。这样才能成为自然界万物中最活跃、最起作用、最有作为的一物。这就是人的个体的自然发展。这样的发展越达到高度,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越密切,越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越体现出人的自然性。其实,人的这种高度的发展也就是自然界的演化发展达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高阶段或顶峰的表现。人的自然发展也带动了自然界其它事物的发展。然而自然界在人身上海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还要在人身上一直继续下去。所以,自然界即这个世界的演化,在人的方面,并不会到了智人的出现就中止。从智人以后一直到现代的人,自然界的演化可以想象到也一直在人身上进行并且还要贯彻到以后世代的人。当然,演化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就前面所说的新的三界说而论,生物界的演化显然不同于无生物界的演化。人类界的演化也显然不同于生物界的演化。但三个界的演化又应该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因为自然界的演化,应该是先后一贯,贯彻始终的,虽然可以有阶段的不同。三个界的演化只能是自然界演化的三个阶段,不会没有互相的联系。例如,三界不同事物的不同表现,如果分析到最后,都无非是不同组织的物质及其所有不同的运动的不同表现。就物质组织的不同而论,无生物界的物质是无机物,生物界的物质是有机物,人类界的物质是人体而主要是人的脑。这些都是不同组织的物质体。就不同的运动而言,无生物界的运动是物理-化学过程,生物界的运动是生命过程,人类界的运动则主要是心理-意识活动。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物质运动。由此观之,人一直是自然界的演化所产生所形成的一种自然事物,并将继续是体现自然界演化的一种自然事物。有些人的看法仿佛认为自然界的演化或发展在人身上就已完成,就已结束了,现代的人就已完全和自然界无关而成为没有自然性了。这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应该了解到,人因他自己的历史的发展却越来越增加或发展了他和大自然的密切联系。但这不是在生物的水平上发展的,而是在他自己的历史水平上发展的。发展的方式或途径不同了,但却还属于自然界演化之列则是不能否认的。

由此可以看到,人虽然通过演化而成为远远超出于一般动物之上,成为“宇宙的奇观

和宇宙的光荣”，成为“肯定不属于兽类”的“这个世界上唯一有理智的居民”，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因而要把他认作“仅仅是一种动物”就要犯莫大的“严重错误”，成为在这个世界上自成一界，然而人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了他的自然性。他并没有脱离和自然界的密切结合而仍然是世界万物中的一物，是自然界一个无比优越的构成部分。有一位比较心理学者说：“人类的确是一种难以思议的生物。人建造了极为复杂的房屋和城镇。人们创造了能够完成仅仅在几年之前还认为是不能做到的各种工作的机器，人发展了语言和比任何其它动物都要复杂得多的交往系统。尽管有这些了不起的发展，但我们必须牢记人也是一种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无论人类的成就是如何了不起，而且举世无双，但人仍然和其它的脊椎动物一样要吃、喝、拉、撒和繁衍后代。他并不是大自然的独特的对立面，一种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外部力量，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他必须学会和大自然的其余部分和谐地共同生活”。<sup>①</sup>这些看法根本上都很对。人的“心理能力”和成就无论如何了不起，无论怎样构成“宇宙的奇观和宇宙的光荣”，也无论怎样成为万物之灵，成为世界万物中最可贵的东西，但仍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并没有超出于自然界而成为如许多唯心论者所认为的和自然界或这个物质世界在本质上相对立的什么东西。人能具有高度发展的“心理能力”因而超出生物界而自成一界，从整个世界的演化观点看，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从科学的心理学观点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人的发展无论达到如何的高度，无论人能做出如何多的奇迹，人一刻也不能脱离这个物质世界即大自然而独立活动于这个自然世界之外，而总只能是这个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且他的任何发展总只能是整个自然界的演化的一部分。另外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那位比较心理学者的见解基本上是很对的，但有几点可以商榷之处。（1）对人也是能够取得科学的了解的，并不是怎样难以思议的，但比起有些事物确实要难一点。（2）仍把人看作一种生物或动物，而没有确认人的更重要得多的非生物非动物的一面。人固然还有生物的一面，如他是从猿类演变而来并且他现在的身体至少还有一半是生理的东西。但人作为人的主要的一面是他的“心理能力”和社会生活。（3）人的吃、喝之类也和动物不是一样的了。又，人还有生物的一面，这也是容易理解的。超出了生物界而自成一界的人还有生物的一面，就象生物的东西还都有物理—化学的一面那样是很自然的。自然界的演化虽然产生了不同范畴的事物或分成三界，但它们中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仍是有一定的互相联系的。

人的自然性或人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物这一情况也有许多具体事实表现可予以引证。首先，人的整个身体是一个有机体。人的生存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条件。人的生活资料一切都要直接或间接取之于大自然。人的一大部分生活实践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和自然界打交道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表现。广大的自然界是人的全部活动所不可能脱离的舞台。人对自然界都有依恋的感情。有条件的人，尤其居住在拥挤的城市的人，总要在自己的住宅后面或旁边营造一个或小或大的花园，在其中造成假山假水，小桥曲径，种上茂密的树木花草，这样来保持自己的生活和大自然的人为联系。有些有条件的人还要在城市的郊区甚至在远离城市的山林胜地建造别墅以享受和大自然在一起的乐趣。考虑到广大市民福利的城市建设规划者也总要尽可能多留些空地以辟成公园或草地并在可以种植树木花草的地方都种上树木花草，实现绿化以使城市而有乡村的意味。每到休假之



日,许多城市居民都要跑到郊外自然风光优美之处去走走看看,过一天接近大自然的生活,满怀快感而归。有条件的,则不管城市还是乡村的居民都想要到较远或很远的山水名区去旅游旅游。有的甚至要到国外去领略大自然的种种不同的动人风光。很多科学家都是对自然有爱好而研究自然的。有意思的是,局促在一两间房子里的人也要在自己的门前或窗外或阳台上种一点花草或者在房间内摆上几个花盆或盆景或笼中的小鸟或缸中的小鱼。这倒不一定是由于他们要表示风雅,而主要是他们热爱自然的一种抑压不住的流露。人们的这种对自然的热爱是应该适当得到满足的。还有,人不仅在一般生活中,在生产劳动中,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中,在各种建造工程中都要不断地和自然界打交道并以此表达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什么东西,并且人还在文艺活动中反映自然,赞美自然,歌唱自然,表达对自然的喜悦甚至子母般的孺慕感情。

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自然界的演化中,人类的动物祖先为什么能演化成人而成为自然界的演化所达到的顶峰以至远远高出生物界而可以被认为是自成一界的呢?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不是“人为万物之灵”这样一类笼统的话所能答复的。要给这个问题找到科学的答复,就必须采取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考察的研究。因为只有采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才能试图对这样一个属于自然演化的问题作出合乎实际的正确阐明。从唯物论的观点看,就不能不看到人的一切发展到无比高度的“心理能力”和他的一切可以惊奇的表现都是他的身体在外界客观事物的影响下所发出来的作用或活动。这是每一个真诚的唯物论者所不能不予以肯定的。因此上述的问题就转换成人的身体和猿猴类的身体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的问题。关于人的身体和猿猴类的身体的主要差别是早已为科学家所确认的。那就是,(1)人的身体能直立行走,(2)人有两只完全从行走的作用解放出来而能作出灵巧的动作的手,(3)人能讲话,(4)人有一个特别发达的脑。这四种特征都是猿猴类所没有或不可相比的。关于直立行走这个特征虽有一定的重要作用,但关系不大,这里可以略而不论。至于两只手,确乎非同小可。它们能作出无数种或粗或细的既灵活又准确的动作,几乎是万能的。它们能制造工具,制作器具,操作工具。它们掌握了自己制造的越来越精良的工具就变得越来越多能了。人的一切从事生产,进行搏斗,改造世界,以及艺术创作等等的作为和行动几乎无不有赖于双手的操作,当然也要有身体其它部分的配合。绘画、绣花、雕刻、乐器的弹奏等类也都是双手的事。哺乳动物的前肢变成人的两手,这一变确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其后果竟如此的不可估量。这一点现在已明白看到,但以后还要大大发展下去。至于能讲话也是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人有那种特殊的喉头和口腔构造,就能发出很多种清晰可辨的不同声音,因而发展成言语。人因为有了言语,人与人之间就能交流思想,增强联系,促进合作,因而形成了在实质上不同于蚁群、蜂群、鸟群、羊群那样的群体。人群有了言语,就能互相传授知识、经验和技能并传授给下一代。这样世世代代的劳动生产和一般生活的经验、知识、技能就能积累起来,丰富起来,不断得到改进。这样人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发展历史,不同于生物演化的历史。这也是我们认为人已不同于一般的生物的一个主要理由。至于人的脑则是人身上最重要的器官,是人和动物最主要的差别所在。人脑和猿脑虽然在大小上和宏观构造上都有一定的差别,但差别都不太大,不足以完全说明人脑对兽脑的优越性。人脑和它的作用相应的特殊之处显得是在它的内部的微观构造和神经机能以及所含有的基本的物理

化学过程方面。关于人脑的内部情况的知识几十年来有了许多重要的增长,但还远远不够。要在人脑方面清楚说明人的种种“心理能力”和种种作为的表现,显得为期尚远。然而,人脑作用的重要性现在已有许多方面可以肯定的了。例如和手的动作有关的大脑部分有了病变,灵巧的双手也要变得很笨拙而难于制成需要一定技巧的东西或者变成完全瘫痪无能。言语的能力也是这样。言语也是要靠思想作基础并得到节制的。有关言语的脑中枢部分如有损伤,一个人就会有口难说,有耳难听别人的话,甚至完全变成既哑又聋。由此可见,使人成为人的几个特征中最重要还是脑。脑既是协调整个身体的生理过程的器官,也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主要器官。从全面来看,构成人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于能思维、能有意识,而思维和意识的器官则是人的脑。如果人的脑受到损伤或所产生的病变范围太大,人就会完全丧失意识和思维能力或一切心理能力。可见,有了人脑的奇迹作用,才能超出于生物界之上。因此,人为什么能在自然界即这个物质世界的演化中达到演化的顶峰以致能高高突出于生物界之外而自成一界的问题又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为什么能在自然界的演化中因演化而获得自己这样一个脑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不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所能说明的。因为选择必须有对象。照达尔文的学说,还有一个变异的问题,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是在生物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设想,人脑在演化中一定产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形成人脑这样的脑的变异,所以才产生了人脑这样的脑。猿脑没有或者不会产生这样的变异甚至可能产生了向着其它方向的变异,所以猿脑始终只能是猿脑。因此,问题又变成这样的问题,即人脑为什么在演化中能产生一系列有利于形成人脑这样的脑的变异的问题。关于生物变异的问题即生物品种起源的根本的问题,达尔文未能作出圆满的解答,到现在还是这样。关于人脑所经历的变异的问题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只能说,脑的变异和它的生物变异一样有外因也有内因而内因是主要的。因此,人脑的变异虽然可以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必然性是主要的。这就是说,有利于人脑形成的变异只能产生在原有的人类的动物祖先的脑上而不能产生在其它的动物脑上。这就决定着现在的猿决不会变成人。这样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所以,人为什么能在自然演化中变成超出于生物界之上这个问题之所在和问题的性质可以说是清楚的。至于进一步的问题要予以解答则还没有条件。但是,前面的分析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看到人的实质的自然方面,因为人脑就是地地道道的自然的东西。在心理学上,关于人脑为什么能起那样成为“奇观”的作用的问题是很有必要和它有关科学共同大力探索的一个根本问题。

### 三、人的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生长下来既无知又少能的婴儿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自然发展才能成人。但同时,它要成为人,也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发展。所以,人的心理发展可以区别为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两方面。自然发展也可以称为自然化。社会发展也可以称为社会化。由于这两化,一个人在实质上才具有发展了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婴儿的社会发展的内容就是对社会环境中的人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动准则、生产方法、言语文字、知识技术、政治要求、前代历史,以及其它文化遗产等等,取得认识,建立关系,养成了对它们的掌握、适应、运用和

改进、改造以致创新等的能力。可见，人的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甚至是等同的。例如一个人对某种自然事物的认识或对它的规律的掌握以及对它的处理能力往往不是完全直接由他自己个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而也包括由别人告诉他并由他从书本这类东西学习得来的部分。甚至一个人对某种自然事物的认识和处理它的技能主要是从别人以及书本中学习而来的。这时他的自然发展也就和他的社会发展交织在一起了。反过来的情况也同样有的。所以人的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常常是密切关联着的，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情况说它是自然发展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发展也可以。当然也有自然发展包含着部分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包含着部分自然发展的情况。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理由很明白，因为整个社会和大自然原来就一直是密切关联着的。社会是由从自然界演化而来的人所构成的。社会本身也是自然演化的产物。

人的生存和生活固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界。人的生存和生活也同样不能完全离开社会。只有寄生于社会的人，但没有孤立生存和生活于社会之外的人。人的心理能力的发展有绝大部分要依赖于社会。一生长下来的婴儿必须由父母或他人哺育抚养经过许多年才能有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其它动物一生出来有些也要由双亲哺育，但经过的时期较短或很短。至于人在心理上的成长和发展则要终身有赖于社会，有赖于社会中的人，其中主要是父母和师友以及其他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此外也要有赖于社会中的种种文化事物。但社会中的文化事物绝大部分都是过去世代的人的遗产，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当代人的创造成果。所以一个人和其社会中的任何种文化事物发生什么关系，也就实际上是和有关的人发生了某种间接的关系。所以在人类社会，人和人的关系或人对人的影响不仅包括当代的人也包括过去的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一个社会在实际上不仅是由现在的人所构成，也包括过去许多世代无数的人。这就是说，人类因此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历史，不仅是一般的生物进化史。这就是人的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的意义。可以想象到一个人的这种社会发展必然有很多是和他的自然发展有关或者同时就是一种自然发展。

为了了解人的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必要考察一下人类社会是怎样形成的。人类社会怎样形成的问题即它的起源问题，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但我们不妨对此作一些设想，这种设想可能不致于距离实际太远。首先，当人类祖先还是猿类动物的时候很可能早已是合群的动物了。可能合群的起源还要早得很多。这就是说，当人类的动物祖先还是较低级的动物的时候就可能是合群的了。因为人类的动物祖先身上没有天然的利齿利爪这类武器，缺乏个体的防御能力，只有紧密的合群才有利于生存和获得食物。合群在动物界并不是少见的事。鱼群、鸟群、牛群、鹿群、狼群都是。甚至昆虫类中也有蜂群、蚁群这种较紧密的组织 and 确定的分工的群体以致有人也称它们为“社会”。可见动物的合群和它们的躯体一样原是一种自然事物。人类的动物祖先很早很早就可能是合群的，也就不难理解了。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动物“社会”或群体看，可以看到动物的群体有的是很松散的，有时间性而不是恒定的，有的则是比较紧密集合而有确定的组织的。人类的动物祖先的群体很可能是属于后一种类型，比现在的猿猴类那种还比较松散的群体有明显的优胜之处。人类的动物祖先的群体如果确有这样的优胜之处，他们的手可能早已比较接近现在的人手，他们的身体可能比其它的猿类早已更接近于直立，他们可能早已能发出

许多种清晰可辨的声音以作个体之间互相联系之用,因而形成了一种很原始的言语,比起鸟兽的鸣叫所起的合群作用要有效得多。如果是这样并且很可能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脑也一定不是那时的猿类的脑可以相比的了。因此可以设想到,人类的猿类祖先并不要到成为真正的人的时候才成为“智人”,而是还在猿类的时期就已是一种“智猿”了。如果人类的猿类祖先不先是一种“智猿”,就颇难理解他能变成“智人”。由此种种看来,可以看到人的一些特征如直立,有双手,能讲话,有一个优越的脑,有很高的智慧,这些在人类还是动物的时候就早已有了较好的基础了。就是他现在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在那时也早已有了了一定的很原始的基础。如群体式的狩猎、搏斗,通过一种很原始的言语进行交往等。换句话说,人类社会也同样是由自然界逐渐演化而来,具有明显的不可磨灭的自然性。如果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演化没有关系,是另外一回事,在实质上是和自然界对立或并立的,那么它的由来倒成为很难思议的了。事实上,大家知道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没有人就没有社会。但反过来,没有社会,人也就不能生存并成长发展而成为人。这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所以社会和人或反过来说人和社会都是互相密切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离的。因此,我们在人的概念中就同时含有社会,在社会的概念中也同时就含有人。但人和社会这样密切而不可分离的结合并不是猿人进一步演化而成为人以后才产生的,并不是照一种说法由许多人互相协议而组成的,而很有理由可以设想在人的动物祖先还没有演化成猿类的时候就已经是过着比较紧密的群体生活了。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最初根源在地质年代较早的时候,就和人的动物祖先自然地在一起形成了。所以人类社会和人是同样地属于自然界演化的最高产物,是长时期逐渐演化而来的。当然,现在的社会和现在的人一样,在人成为智人以后已有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大大的改观,远远不是人的动物祖先的群体或初期人类的原始社会所能相比的了。然而,现在的社会和现在的人一样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所有自然的一面。这和社会中的人都还没有并且不可能丧失他们的自然一面有关。况且,社会无论变成怎样,总只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就等于是,它不可能没有自然的一面。整个世界是唯物地统一的,人类社会也只能是在这个统一之下的。

象现在这样发达的社会还有什么自然的特征呢?首先,现代社会的根本仍在于物质生活或经济活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事务都是直接或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的,都是利用自然,管理自然,改造自然,开发自然,向大自然索取社会中的人所需要的种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这是和原始社会在实质上还是一样的,只是方式和方法很不同了,规模也大得很多了,深度也深得多了,方面也广得多了。所以近代社会比原始社会和大自然打的交道是大大地加多和加深了,因而对大自然的依附性也越来越增加而不是有所减少。就这些情况看,近代社会的自然方面可以说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是在发展而不是萎缩。至于近代社会中的个人则因社会的阔步前进,对他提供更多更有利的发展条件使他越益增加和自然界打交道的能量而更成为自然界的万物之灵。这也说明社会中的人类的发展有了他自己的历史和规律,和一般动物有了本质不同的地方。第二,一个社会必须立足在一定的土地之上以作为它的生存和生活场地。一个社会没有一定的土地是不能生存和生活的。一个国家必须占有一个国家的领土。关于一个国家的概念所包含的一个必要成分就是它的领土。没有领土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的。任何社会都是如此,都不能离开一定范围的土地。第三,一个社会的一项重要事务就是保持自然环境的宜人性,保持和自然环境的

平衡。森林要育护，荒山要造林，空地要绿化，水土要防止流失，地面、水域和空气都要防止污染，动植矿物资源都要爱护。此外，气候变化要能预知，旱涝要有防备措施，能源要节约。这些种种都说明社会的兴旺繁荣是和大自然密切相关的。对自然的破坏势将造成对社会的严重以致难于挽救的灾难。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是因人而形成的。社会和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相依为命的关系。但人不能不认为是更主要更基本的。我国有“民为邦本”这句古话也就是这个意思。社会的一切作用都不外乎是有关的人所起的作用。这里的人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集体的人，但集体的人中仍包括个体的人。在社会中所有的人的活动主要可分为以下七种：经济实践，包括一切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实践；政治实践，包括军事和法制实践；科学实践，包括探求最高真理的哲学实践，对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实践以及其它一切的理论工作实践；教育实践；文艺实践，包括体育运活实践和以致游览实践；医疗实践；交往实践。所有这些实践也可笼统地称作社会实践。类此的一切实践活动就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现状。这种种方面的实践活动所获得的经验、知识和方法通过记录而成为客观物质化以及实践活动所直接产生的物质成果的不少一部分就成为这个社会的文化的新添层。社会的文化就是这样积累起来并因而得到改造的。文化的形成和积累以及改造还另有其促进的原因。那就是言语、文字和交通和实践的物质成果的交换。有了言语，人的知识经验就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授开来。有了文字，这种传授就可以不限于时间和地点。交通便利了，交换方便了，人们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就能广泛传播开来，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要因素，也是有利于人们的心理能力的发展的必要因素。其中文字的作用最大。因为文化的积累和革新，除实物外，主要要靠文字的记述。即使文化实物也要有文字的说明。有了文字以后，社会的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可以突飞猛进。我国有一种传说，发明了我国的文字的时候，引起了“天雨粟，鬼夜哭”。这虽不会是事实，但足以说明文字的发明使人感到是一种惊天动地的事情。人类社会自己的成文历史就是从此开始的。但是，这里的讨论主要不是要说明社会文化的由来和积累以及改造。这里主要要说明一个社会里的人在心理能力方面的社会发展主要决定于这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到如何程度以及和其他人的交往情况，而对文化的接触和掌握其实也就是和创造文化的许多人的间接接触和交往并从而受到影响或助益。从个人心理能力这种社会发展中可以推想到至少有不小一部分是属于自然发展的，只是形式上可以是间接的。在另一方面，一个人在心理能力由于自己的实践从自然界获得经验知识和应付能力而得到的自然发展也可以成为社会中别的人的心理能力的社会发展的条件并给社会的文化添砖加瓦或使之有所改造。这就是个人在心理能力方面的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主要情况。

人和他的社会自从人成为智人以来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成为自然界的演化所达到的顶峰，远远突出于自然界一般的水平之上，差别是非常巨大的。因此，我们通常把社会和自然区分开来，把人称作“万物之灵”，这是有理由的，是可以的，在实际上也是有此必要的。然而，这种区分终究只能是相对的。社会和它的人无论发展到怎样的高度，总不会超出这个世界即自然界之外而总只能是这个世界即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他的社会因演化而能发展到现在的高度，正所以说明自然界的演化是必然能达到这样的高度的，并将继续演化而达到更高的高度。这也反过来同样说明高度发展的社会仍然是自然演化达到最高度

的一种结果。这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人而人所以能是这样的关键又在于他有一个十分优越的脑,因而在继续前进的社会条件下能在心理能力方面发展到很高的高度并能继续发展继续提高。人和他的社会总在一起继续不断地向前进。这是这个世界今后的演化的一个总的趋向或总的规律。我们应该完全信任这个总的趋向或总的规律,因而对人类和社会的前途抱有充分的信心,只要我们能充分了解自然并了解社会,合理地利用自然,驾驭自然,安排自然也安排社会,改造社会,搞好和自然的关系,能认真重视社会和自然的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人和他的社会将继续是自然界演化的最高产物,虽然和一般自然界有很大的不同,但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和自然界其它部分的关系是不可分割脱离的。这好比一棵冲天大树仍必须保持好和土壤的关系,就好比一棵植物开出了灿烂奇丽的花朵,这花朵仍是这棵植物的一部分。但社会和自然界所有的其它部分已有十分巨大的鲜明差别,因而不妨并有一定必要把它和自然界其它部分区分开来看待。但是,社会在根本上,从整个世界来看,仍是隶属于自然,统一于自然的。所以广义的自然也可以包括社会。因此,人的实质虽然可以看作具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但归到根来看,它全部是属于自然的,所谓社会方面是相对而言的。否则把社会和自然看作完全是两回事,不相统一,那就要走向二元论或唯心论的世界观。

同时也可以看到,心理学既不是一种生物学意义的自然科学,也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一种社会科学,而是兼有非生物学意义的自然科学性质和非通常意义的社会科学性质的一种研究人的主要科学。

### 参 考 文 献

- [1] 达尔文, C., 人类的由来, 1887年伦敦版, 潘光旦, 胡寿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33, 231, 229, 189, 64, 255, 238, 72, 1983年。
- [2] Horal, J. A., 系统发生的观点看脑和行为, 见德斯伯里, D. A., 雷斯林沙韦, D. A. (主编), 比较心理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第八章, 297, 1。
- [3] 赫胥黎, T. H.,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编译组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92—103, 1971年。
- [4] Mayr, E., Animal Species and Evolution, Harvard Univ. Press, 623, 636, 637, 1962。